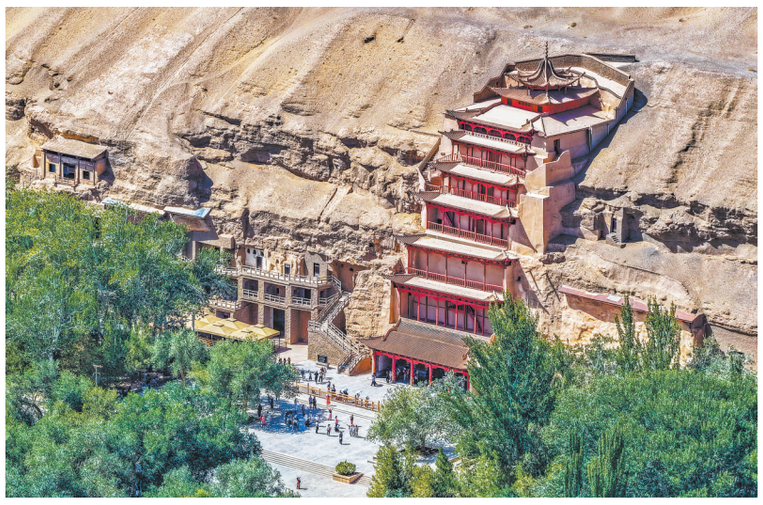


披巾“弹指”舞 莫高窟第359窟 中唐(资料图)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高 檣

深耕敦煌显学 赓续出版华章

□ 刘进宝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无法用今天的文、史、哲、经、管、法等学科来分类,故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虽然主要是宣传佛教,但是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故被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由于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汉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必经之地,东西方文化汇聚于此,因此形成了敦煌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特点。

由于敦煌学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敦煌学学术史所涵盖的内容也就非常丰富,但是早期的敦煌学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文献,而敦煌文献被发现后即流散到世界各地,并以英、法所藏为主,所以早期的敦煌文献研究也是“搜宝式”的,即得到什么就研究什么。随着抗战的爆发,西北成了国家建设的重点。玉门油田的建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都是当时西北建设的一揽子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许多与敦煌相关的游记、诗歌、散文和考察报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敦煌石窟艺术被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并成为与敦煌文献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敦煌学史,基本上都是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史,如以敦煌归义军、藏经洞的封闭、敦煌变文、洞窟分期、西夏石窟等为专门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主要是将已出版图书和发表论文中相关的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我们认为,敦煌学学术史的范围或研究对象,除了学科的研究史外,还应包括事件、人物、机构等,即敦煌学本身的发展史。

敦煌文献和石窟主要是中古时期的产物,敦煌学的研究者也以从事中古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艺术的学者为主。而敦煌学学术史所涉及的主要是近现代史的内容,由于受教育背景和学科分工的局限,其中以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较少涉及,也很少关注近现代文献中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或认为这属于近现代史的领域而不予涉足。

2006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主办“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将学术兴趣转向敦煌学学术史,并以“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为题,向敦煌学界约稿组编“敦煌学术史笔谈”。提出在敦煌学产生百年之际,敦煌学本身也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即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以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为主。目前,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敦煌文献收藏中心所藏敦煌文献已基本刊布,甘肃省、浙江省及北大、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地所藏敦煌文献也已公布。可以说,资料的刊布已经基本完成。在新的阶段,应该是对已刊布的资料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研究。为此,我们邀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敦煌学家发表高见,共收到中日两国53位学者的文章。这就是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一书。

正是由于组编《百年敦煌学》,我开始关注敦煌学学术史。2017年申报并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经过十年的努力,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史事日志》《国家图书馆敦煌学史料编年(1909—2014)》《早期敦煌学史事编年(1901—1949)——以日记、书信、回忆录为主》《敦煌学学术史资料·书信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诗歌、游记、散文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新闻报道卷》《敦煌学学术史资料·论文卷》和《敦煌学学术史探微》8卷13册组成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已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2026年7月出版。

回顾《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研究和出版进程,我有几点感悟:

第一、要有攀登高峰的坚定信念。敦煌学的发展已经一百多年了,中国敦煌学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艰辛历程亟待回望与总结,国内学界早就有加强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呼声。《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将近现代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报刊文章中与敦煌学相关的资料汇为一编并加以辑注,既方便学者查找相关资料,又能反映百余年敦煌学的发展情况,为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将会推动今后的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及敦煌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我们申请的项目通过后,课题组成员就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人重复去做;即使后来再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会有新材料补充,但我们今天能搜集到的材料,以后的学者不一定能全部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项目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一定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

第二、课题组成员的协同努力,尤其是台湾的车守同先生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刘波先生,能将其掌握的独家材料纳入本丛书,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车守同先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史事日志》和刘波先生的《国家图书馆敦煌学史料编年(1909—2014)》,许多资料都是首次公布,从而保证了本丛书在资料占有上的独特性和权威性。课题组的潘晟、宋翔、赵大旺、杨亚琼等人,都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如果没有大家齐心协力地奋斗,本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

另外,我们深知团队的知识缺陷,为了弥补近现代史的知识短板,我们的研讨会常常邀请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编辑出版方面的专家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三、出版社的及早介入,保证了本丛书的出版质量和进度。读者出版集团在出版方面很有前沿意识。2018年4月,我们的重大项目开题时,我也邀请了时任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王光辉参加。王光辉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项目的学术分量和出版价值,当即提出将《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未来的出版交给甘肃教育出版社,这样的话,编辑团队可以尽早介入项目文稿的编辑过程,有助于



游客在敦煌市博物馆参观 张晓亮

项目的高效完成。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项目结项、看到成果后,出版社才会有出版意愿。而我们的课题才要开始,仅仅只是有了计划、设想和前期准备,王光辉就提出了出版要求,这也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将事情做好。

2023年项目结项后,出版社积极行动,当年即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可以说,研究工作和出版进度几乎是同步的。项目结项后,我们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还在不断增补和完善,出版社也是多次编辑、打样稿,真正做到了不厌其烦。

由于近现代学人的日记、回忆录等不断刊布,我们从中也经常会有新的发现,在校对文稿时还随时加入新发现或新收集到的资料,从而给出版社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我们决定在2026年3月20日以后不再增加新材料,但书稿的增补、修改工作仍旧在继续,如5月17日还增加了个别资料,5月28日还在替换资料,6月23日我还修改了总序。一直到7月1日,我们还在讨论历史资料中个别词语的使用问题,7月3日才全部下厂印刷。

在各方面的协同努力下,《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已经顺利出版了,但其中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错误。希望学界同仁提出批评,以便我们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全8卷13册),刘进宝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筑牢敦煌学研究的根基

□ 董宏强

百余年来,海内外学界通过深耕敦煌文献、艺术考古、中外交流等领域,积淀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长期以来,敦煌学学界始终缺少一部系统梳理百年脉络、整合核心史料、规整学科体系的集成性典籍。可喜的是,由刘进宝教授主编、读者敦煌学出版中心推出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全8卷13册),历经编纂团队10年精心打磨,于2026年7月24日在杭州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重磅面世后,受到敦煌学界高度关注。本套丛书的出版弥补了敦煌学基础研究短板,是新时代敦煌学学术建设与文化传播的重要成果。

《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功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立足学术史重构、一手资料整理、学科体系搭建三大核心定位,以宏大的学术视野、严谨的考据功底、完备的体例架构,完成了对百年敦煌学的全面复盘与系统梳理,终结了敦煌学无完整权威学术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局面,为学科规范化、体系化发展筑牢根基。

一

资料的系统性与权威性,是这套丛书核心的学术突破。百年敦煌学研究成果散落于海内外各类文献、期刊、未刊手稿与学术档案之中,珍稀史料分散难寻、真伪混杂、检索不便,长期困扰着学界研究。编纂团队耗时数载,广泛征集海内外敦煌学珍稀文献、经典论著、学术档案及散见研究成果,对百余年来敦煌学发展的关键节点、核心学者、代表著作、学术流派进行逐一考辨、精准梳理、系统归类。本丛书还首次公开一些珍藏档案,收录百余位学者书信、日记、游记及新闻报道,经严谨点校与注释,将零散史料汇编为系统整体。全书分为档案编年、专题资料、学术研究三大板块,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完整搭建起脉络清晰、内容翔实、考证严谨的敦煌学学术谱系。丛书实现了敦煌学学术史料的规模化集成、权威化校勘、体系化呈现,是一部可检索、可引证、可溯源的学术史料库。

严谨的治学理念与客观的学术视野,赋予了丛书极高的学科建设价值。全书秉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准则,纵向完整梳理了敦煌学从发轫萌芽、稳步发展到成熟繁盛的百年演进脉络,清晰呈现学科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的迭代变革;横向立足全球学术视野,既重点梳理历代中国学者深耕敦煌学、传承丝路文脉的治学成就与学术担当,系统总结中国敦煌学的发展特色与核心优势,也客观收录海外学界研究成果,真实呈现出中外敦煌学研究的交流互鉴、互补共生的格局。

二

《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打破单一学科壁垒,内容横跨历史文献、考古艺术、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不仅是敦煌学专属的权威工具书与史料大典,更为中古史、边疆史、丝绸之路文明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与全新的研究视角,具备极高的跨学科研究价值。

自立项以来,刘进宝教授领衔的编纂团队深耕史料、严谨考订,以近乎苛刻的学术标准,打磨出这套500万字的皇皇巨著。丛书以资料之全、体例之严、考据之精、格局之大,成就了敦煌学学术史料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对百余年敦煌学人治学之路的全面梳理总结,更是对丝路文化传播的深度致敬。丛书的出版,不仅为百年敦煌学立史存照、固本培元,更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开辟了全新学术疆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互鉴注入持久深厚的学术力量。

当然,随着新的敦煌学及相关学术史料档案不断公开,围绕敦煌学学术史料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在史料动态补遗和跨学科视野拓展、数字化与索引优化等方面,未来还有大量的、必然的研究工作要做,这为丛书内容的进一步修订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综合利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至关重要的是,在敦煌学兴起至今百余年里,敦煌学研究方兴未艾,刘进宝教授及其编纂团队坚持守正创新,在学术研究上另辟蹊径,深深扎根敦煌学基础研究,在全面系统整理、考订研究敦煌学学术史料,进而补齐敦煌学基础研究短板方面,已经成功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

此次推出的这套丛书,是读者敦煌学出版中心、甘肃教育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初心、深耕西北史地与敦煌文化领域的责任担当,更是新时代立足本土文脉、服务国家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在读者敦煌学出版中心的全程指导下,甘肃教育出版社选配核心骨干编辑组成编辑团队,具体承担丛书的编校任务,并以美术编辑、印制负责人为核心成员组成设计印制小组。各小组全流程与作者团队就编纂体例、整理格式、研究范式、内容选用、编校原则、装帧设计等方面充分交流,及时沟通,精编细校,用心设计。前期,编辑团队认真听取并充分吸纳各方审读意见和建议,确保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后期,美术编辑和印制负责人进厂紧盯印制,严格落实工艺要求,确保印装质量。正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套内容厚重、印装精美、设计典雅的敦煌学精品丛书才得以顺利付梓。该套丛书以扎实的学术成果梳理百年敦煌学发展脉络,让千年丝路文脉可查、可感、可传。

《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全8卷13册),刘进宝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敦煌



阳关景区的流星雨 王斌银

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张晓亮